

周佛海的悲劇

劉棻琮

夜入尼庵年少風流

周佛海原籍浙江，其父曾在湖南沅陵縣做過司法官（即承審員），遂落籍沅陵。當時法曹俸薄，家境並不寬裕。周於民國紀元前十七年丁酉（一八九七）出生，民國三十七年二月二十八日，病死在南京老虎橋監獄，年僅五十二歲。

周佛海早年在沅陵辰郡聯合中學唸書，色胆包天，對良家少女玩弄，多有傳聞，民國六年夏，他讀二年級時，住處鄰近尼姑庵，某晚情急翻牆入庵偷香，企圖強姦少年尼姑，事發，遭到開除學籍的處分。親友湊了些川資助他赴滬謀職，原想投考××印書館當練習生，未獲錄取，在十里洋場進退維谷中，向朋友求助旅費，東渡日本留學。

民前七年，同盟會成立於東京，「民報」繼之創刊，出版未一月，值日本文部省徇清公使要求，頒佈取締留學生規則，我留日學生八千人異常憤慨，罷課反抗，陳天華投海自殺。時龔德柏在日本，以同鄉關係勸周回國，周違反盟約未隨團體行動，而且透過門路，以金錢賄買入學試題倖獲錄取，得到公費入西京帝國大學經濟系深造

，因受教授河上肇博士影響，思想偏激左傾。

民國九年陳獨秀組織「馬克斯主義研究會」，當時中國知識份子，雖有極少數被迷惑誤入歧途，亦僅止醉心時髦，並無實際行動，翌年七月，中共召開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於上海，周佛海以留日學生代表出席，由張國燾主席，通過黨章，選舉陳獨秀為委員長，周佛海為副委員長兼長江特派員。此時，第三國際代表維丁斯基（Gregory Voitinsky）來華活動，利用陳獨秀關係誘騙中國青年參加共黨組織。毛匪澤東的入黨，據說是周返湘時晤談為之介紹參加的。

楊淑慧私奔赴日本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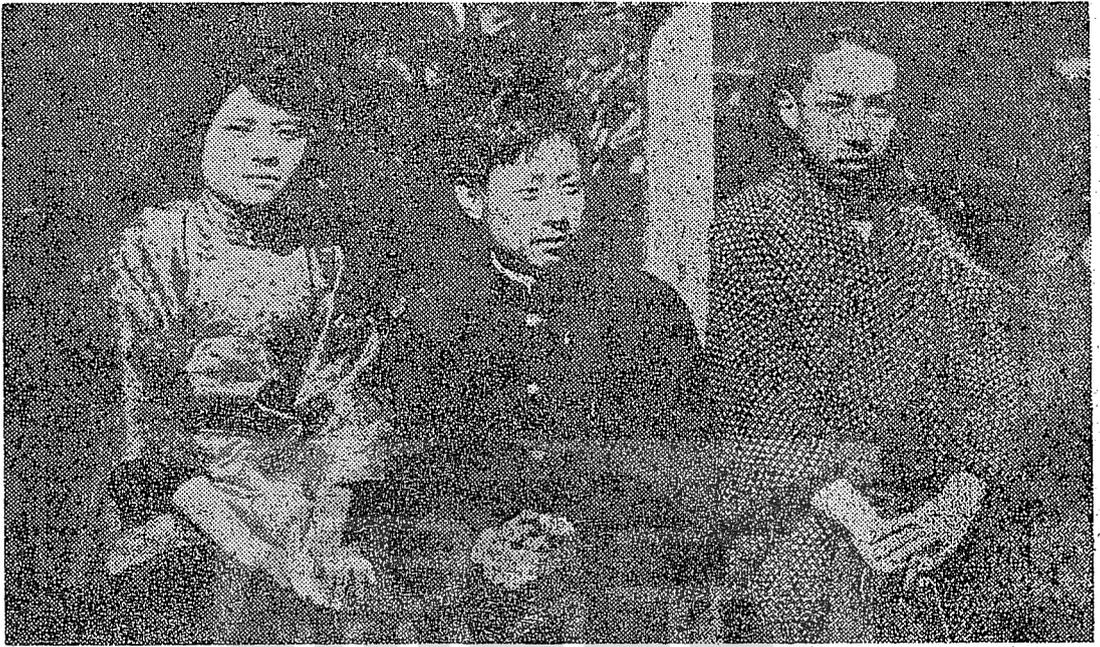
周佛海在上海時，和楊淑慧締婚，這是他華生淒豔往事的一頁。楊淑慧湖南湘潭人，他的父親楊卓茂係留美前輩，當年担任上海總商會商品陳列所科長，家境甚為優裕。周佛海借住戴季陶（傳賢）家，正好與楊宅同一弄巷，望衡對宇。某日，周上陽台閒眺，恰巧楊淑慧也登屋頂涼台晒衣，兩人視線直射，咫尺相望，眉目傳情，日久漸以鄉音問候，倍感親切，如此朝朝暮暮，藉擲紙

團傳達心聲，互表傾慕之情，於是魚雁秋波，頻頻來往，久之，終於雙雙並肩出遊，習以為常。

事為楊卓茂知悉，便將女兒閨房禁足。周佛海出席會議事畢，懷著悵望的心情，再度東渡扶桑，繼續學業，鎮日等待情人的音訊到來，楊淑慧不甘寂寞閉門獨居，竟從陽台上一躍而下，企圖自殺，總算沒有丟掉性命，慈母疼愛女兒，經過療傷復原以後，暗中助她旅費，而且得到李鶴鳴（達）夫婦的支援，順利地買棹出國到了日本，楊淑慧情深意摯，不顧老父的反對私奔，終於找到周佛海，共度同居生活。周佛海學成歸國，輾轉到了革命策源地的廣州，時值中山先生主張「聯俄容共」，吸收誤入歧途青年，接受三民主義的薰陶，周佛海受聘入黃埔軍校任教官，並兼任中山大學教授，旋隨北伐軍出發到了武漢，任中央軍校第三分校政治總教官，因為他能言善道，頗為時人所讚賞。

生死一線飛黃騰達

周在廣州時，對鮑羅廷利用第三國際操縱中共，製造國共磨擦，以及喧賓奪主的陰謀，和分



國民十四年一月二十九日(一九二二年)周佛海(左)與楊淑(中)及鹿島(右)合影。

化篡奪的手段，深知共產黨的真正目的用意何在。此時，楊淑重新與家人團聚，又遂雙飛之願，惟恐夫婿陷入政治漩渦而遭不測，據說曾經懇周佛海脫離中共。

龔德柏在「汪兆銘降敵賣國密史」中曾說：「周佛海在共黨的武漢政府非常活躍，作共黨的幫兇，迫害黃埔學生，故黃埔學生恨之入骨。四月間南京國民政府成立，他根本無動於衷，仍為共黨幫兇如故，他絕無赴南京的意思。」

龔認為周佛海南下赴滬的原因，是受湖南「馬日事變」的影響最大。民國十六年五月廿一日，許克祥在湖南發難清除共黨時，唐生智所屬的何鍵兵力甚強，對唐投共深為不滿，何於揮軍北上攻下河南、鄭州交馮玉祥接收後，急程趕返湖北力主清共，與許克祥相呼應，使武漢政府共黨黨徒極為恐慌。如此說來，周之離開武漢，並非投效南京反共政府，乃是為了逃命出走。

周佛海看到大勢不好，決心脫離中共，這是他的聰明之

處。他自知到了南京難逃被捕這一關，為了脫罪，於是撰寫「逃出了赤都武漢」一文，對國際共黨聯吳(佩孚)聯陳(炯明)聯孫(傳芳)背叛國民黨，陰謀奪取政權等，加以揭發，作為護身符及敲門磚之用。當船抵楊樹浦時，就被當時主持清黨的楊虎、陳羣派軍警扣留押解上岸，關入楊樹浦捕房。

這時，陳羣在上海殺人如麻，周佛海不敢在南京上岸，自投羅網，選擇赴滬認為有租界可以逍遙法外，萬一被發現逮捕，事先準備一份護身符，至少不致送命。總算他命不該死，被捕入獄那一天，正是星期六，上海公共租界捕房例規，凡是週末所捕人犯，須遲至下星期始引渡，恰好在他那行篋中搜查，發現「逃出了赤都武漢」那篇文章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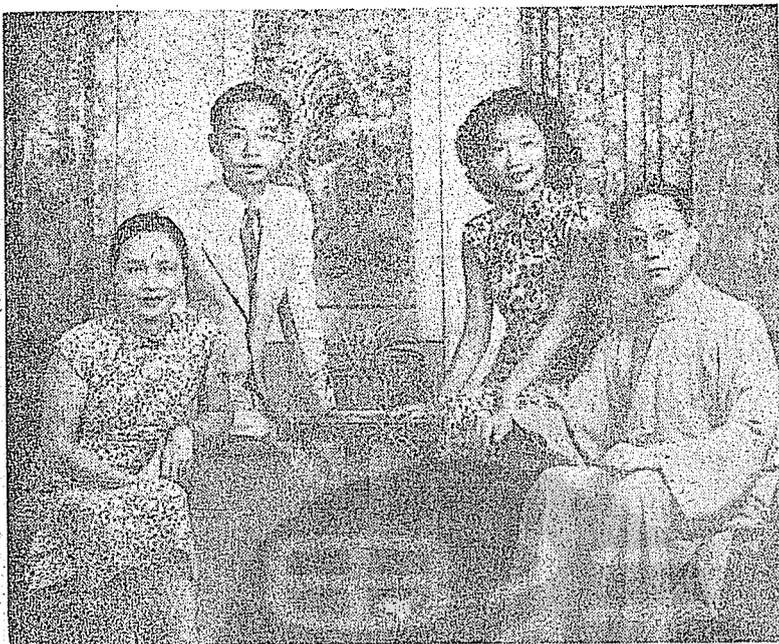
周佛海未被陳羣槍斃的原因，一因時值星期六，再因有自撰脫罪文稿，讓他的妻子楊淑慧有充份的時間奔走求援。恰巧政治部宣傳處長何公敢是日本帝國大學出身，與楊相識且係牌友，何公敢受託請求總政治訓練部副主任陳銘樞設法營救，陳即面報蔣總司令，允許先行押解入京訊問。蔣公愛才，網開一面，周佛海始獲釋放，非僅未死，且未受到牢獄之災。

周在受到監視限制行動的一段時間裏，專心研究國父遺教，寫成「三民主義的理論體系」一書，曾風行一時，並列為大學用書。之後，他去上海搞「新生命書局」，出版「新生命月刊」。旋即參加軍政工作，由總司令部政治訓練處長，而中央民訓部長、江蘇教育廳長、宣傳部副部長代理部長。在中原大戰討伐閻(錫山)、馮(玉

祥)一役中，頗有特出表現。

自民國十八年以迄民國廿七年間，周佛海尚知努力從公。惟日常讀書飲酒之外，頗有寡人之疾，週末赴滬，輒作冶游。每談及風花雪月，亦妙語解頤，更不自諱飾。

「低調俱樂部」中一員



周佛海中年時代與妻子兒女在上海合影。

汪兆銘(精衛)領袖欲太強，爲了個人權位，不惜賣身投靠，成爲民族罪人。在抗戰之初，卸却行政院長後，一味主張屈辱和平，企圖與日本妥協，欲借外力而奪政權，最後竟不恤脫離抗戰陣營，於二十七年十二月十八日，由重慶飛昆明，潛赴河內，發表豔電，通敵叛國，組織偽府。汪偽政權羣醜於民國二十九年三月三十日在南京粉墨登場，周佛海竟冒着不韙而附和汪逆，周在離渝後，僅以一函留交陳布雷，申述脫離抗戰陣營的苦衷，一念之差成大錯，走向做漢奸的火坑之路。

先是當上海抗日戰爭正在進行之際，南京西流灣周佛海家中，常有一羣人集合討論戰局，不時加以辯論和分折。這些人有強烈的自卑感，認爲中國必敗，因此向妥協方向全力進行。周佛海日常與高宗武、梅思平，及一些不知其名的人，高談闊論，他估計國力薄弱不足抵禦強敵，嘲笑別人唱高調，曾把自己周圍的一羣稱爲「低調俱樂部」，周佛海附和汪精衛是必然的，他在抗戰開始時，意志就是動搖了的。

周佛海在汪記偽政權中，共有三個職位，一是偽行政院副院長兼財政部長，二是偽中央儲備銀行總裁，三是偽上海市長，僅次於陳逆公博而居第二號頭目。上海市長一向是由陳公博兼任，自汪死於東京後，陳代替汪之領導權，上海市長這個肥缺便落在

周之身上。周當時有用不盡的錢與財，有擺不完的權和勢，既囊括這些優越的條件，呼風喚雨，威風八面，從「周佛海日記」中，不難窺見他的權勢之一斑。但到後來，也不過春夢一場。

偽中央儲備銀行成立於民國三十年一月四日，距汪偽政權之成立僅半年餘，當時汪偽政權大吹大擂其「組府遷都」，實則所接收華北臨時政府和華中維新政府，都是些支離破碎的局面。此兩個偽組織都受日方支配，前者雖經易名爲華北政務委員會，美其名爲隸屬，但仍保持其特殊化，幾於原封未動；後者固已停鑼息鼓，卸下招牌，汪偽政權既無管轄之力，自難於其稅收上分得沾潤，尤其華中財經方面，多循舊例，不僅無權更張，且須作事實上的承認。因此戰前國家歲收較鉅的鹽稅、統稅、關稅三項，無權過問，汪偽政府之財政部，雖有專設機構，從事於權運稽征，但因形格勢禁，並未發揮完全作用。

周佛海以財政部長兼該行總裁，江蘇太倉之錢大樞爲副總裁，此人與周並無淵源，乃是由日方經濟顧問青木一男所推薦，同時亦是周作民所安排的一着棋子。前者爲王子之尊，後者爲汪政權所拉攏的金融巨頭，錢以平地一聲雷而高踞此寶座，以應付日方趾高氣揚的少壯軍人和特務頭子爲重心。加之，日方派駐該行之谷口顧問，對行務頗多掣肘，周佛海不盡愜意，但又無法排除。大體說來，僅能憑其有限地區的稅收，和日方貸款的週轉金，以及其後因收回鴉片公賣所獲利益，以供挹注。而始終所面對的，則爲捉襟見肘的窘迫，難以支撐局面，是故汪偽財政金融，五

年之中，它在內嗟仰屋，外缺「經援」之下，重以各種壓迫，補苴罅漏，竭蹶以赴，以致幣制紊亂，「中儲券」之無限膨脹，幾同廢紙。

和筱玲紅一段艷史

抗戰末期，勝利在望，周佛海自感末日來臨，除了示好滬上抗日情報人員，希圖將功折罪得免一死外，周更縱情聲色之娛，自我陶醉，茲就周佛海迷戀筱玲紅一事略記如下，以見其日暮途窮之醜行一般。

筱玲紅出身於優伶世家，是上海灘演髦兒戲的名角。那時，春申「七十六號」特務機關的吳世寶，在愚園路新購華廈一棟，喬遷之日，汪政權的嘍囉們發起舉辦堂會戲慶賀，周信芳、筱玲紅都在被邀之列。汪記羣醜和滬上聞人名士都是座上客，車水馬龍，熱鬧非常。

是夕戲碼有麒麟童（周信芳）的舉鼎觀畫帶跑城，筱玲紅的鳳陽花鼓是壓軸戲。周佛海坐在第一排之中顯明座位，托着金邊橢圓形眼鏡，聚精凝視靜聽，直盯着筱玲紅的一舉一動，不時拍掌隨和，筱玲紅最會賣弄色藝，眼風四揚，偶而向周以嬌羞之態波送會心的媚笑。

筱玲紅演畢卸妝後，吳世寶為博周佛海歡心，將她從後台領出，私下和周耳語了幾句，周佛海笑而點頭，樂在心中，筱玲紅祇是怯怯地脈脈含情，弄着手帕。彼此心照不宣，一會兒便驅車離去。周佛海一生不知玩過多少女人，大都在事過境遷，便如迷離春夢，了無痕迹；而與筱玲紅片刻相對喁喁私語，半夕清談，一宵纏綿，竟深深

地種下情根，成爲一對紅顏白髮的情侶。從此之後，筱玲紅就絕跡於紅氍毹之上，由上海市復興銀行的總經理孫曜東，以幽靜而美侖美奐的私寓，爲周藏嬌之所。

漢奸心情時感苦惱

周佛海權勢在握，對我方地下工作人員也略有微勞，狡獪的日本人頗有所聞，他在南京西流灣寓所忽遭回祿之災，全宅付之一炬，可能是日本特務份子縱火所燬；他和楊淑慧移居鐵道部迎賓館中，不久又心臟病發，到了彌留狀態，所幸日軍總司令岡村寧次設法及時援手，始挽救了他的生命。

周在偽府時，勤寫日記，偶而也會良心發現，深知愧做漢奸，誤入歧途，曾寫「國人要殺我，日本人也殺我」用爲警惕，對汪記諸人，間或在字裏行間多有譏評。如罵羅君強爲「傲慢操切」，葉蓬「桀驁不馴」，胡毓坤「媚日賣國」，尤對七十六號兇手斥爲「貪污腐化」「行爲惡劣」，對日人之蠻橫「令人心憤」「深爲髮指」，而始終對極峯無一語不愜。不論他是否飾詞詭辯，當其靜夜拈毫發洩，必然心亂如麻，文人而生亂世，晚節不貞，自食苦果，悲哀心情，自然難免。

勝利以後，政府遷都，陳公博和汪妻陳璧君等，曾包機飛日逃命，周佛海因與戴雨農（笠）將軍所領導的忠義救國軍有所接觸，故未東渡日本，靜候逮捕，飛往重慶待罪，最初羈禁渝郊，後改押南京老虎橋監獄，初審與覆判，均按懲治漢奸條例所定「通謀敵國，圖謀反抗本國」條文起訴

判處死刑，周佛海庭供，自稱是「通謀本國，圖謀反抗敵國」爲辯，極審以其自首有案，予以特赦改處無期徒刑，總算未押到雨花台飲彈下場。

獄中賦詩不盡感慨

他在獄中度過五十生日，做了兩首詩：

「人天俯仰都無愧，萬里凌霄入網羅；眾口縱能淆黑白，千秋終可辨真訛。心存忠厚愆尤少，身歷喪亡感慨多；莫道更生當慶幸，茫茫身世盡風波。」

「半百韶光夢裏過，文章事業感蹉跎；讀書深愧學精少，報國寧靜險阻多。兩字恩仇勞辨別，一生肝胆漫消磨；丹心未死身長寄，豈屑書空喚奈何。」

周又有「懷人」詩：

「握別原知再見難，人間天上劇辛酸，秦淮河柳台城月，閱盡興亡忍獨觀。」似爲懷陳公博、梅思平之輩而作。至於「春夜」詩：

「那堪優枕聽鶉聲，寂寞春宵思怨深，好夢乍回魂欲斷，半窗明月照孤衾。」當是眷戀情人筱玲紅的懷思寄情之作。

他在獄中心臟重症復發，慘叫不休而死。周佛海一生玩弄聰明，不安本份，走上投機取巧的邪路。當共產黨、玩政治花招、漢奸勾當，他預見共黨不易相與，順風轉舵後，眼看政治上的收穫未盡理想，後竟挺而走險，搖尾乞憐爲日人當走狗，葬送了一生，可嘆，可悲！